

路过城际森林

□刘倩到

一个冬天的早晨，我要去城市的西南角，看一个名叫永丰的乡村。

这正是浓霜覆草的季节。太阳刚刚升起，田野尚未苏醒，遍地花白里透着一股深冬才有的寒气。我独自驱车沿着公路前行，夹在一辆接一辆集装箱车的缝隙里，感受着这个近沪小城的繁忙。

前几天，年轻的村支书已将村委会的地址发给我。我研究了一下地图，放弃了进村的主干道，选择了城市最边缘最偏僻的一条水泥路。路的左边是我所在的城市，右边则是另一个城市。我循路前行，经过一辆浓荫，渐渐看到左侧有水面、有草地、有树木，有人工打理的痕迹。应该近了，我想。

不久看到一个丁字路口，拐个弯，眼前出现一条双车道柏油马路，中间画着彩虹线。我放慢了车速，看到马路两侧地势略低，一片森林突兀地扑面而来。仔细看来，原来是大片的参天水杉整齐地列阵相迎。

那些笔直的树干啊，冬天里呈现出一种苍劲的黄褐色，叶已落尽但势若冲天，在这港汉交错的苏南平原甚是少见，令我这个异乡人十分惊艳。

我忍不住停下车来，就着林间阳光拍了几张照片。又从马路上到北侧林地，步行到水杉林的边缘，于是见到大片的不规则水面与曲折折的水上栈道，不远处的滩头立着几只半人高的水鸟，边上的成片灌木随着偶尔的轻风摇摆。

周遭无人，城市的喧嚣早已远去。

直到一个农民开着电瓶车，从森林深处的小路来到沿水的坡岸，默默打理一片草地，机器的轰鸣才在这朝阳下的森林世界里弥漫开来。那声音清脆而饱满，带着乡村之晨才有的清新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这个时间从城里来到乡村的人不多。我不想被那位农民看作异类，于是转到马路南侧，顺着水泥路漫步了几分钟，却见到另一番景象——

片水杉林下，星星点点的露天帐篷与封闭式泡泡屋，咖啡室与烧烤炉，以及留给孩子们嬉戏玩闹的场地。门口的标牌已经告诉我，那是一片露营地。只不过此时还是清晨，营地并无一人，只有路边尚未硬化的停车场里新鲜的车辙告诉我不久前的人来人往。

森林营地的外侧是另一片浩渺规整的水面。与此前看到的不规则水面不同，这边一看就是成规模的水产养殖区。我打开地图，村委会就在这汪水波的对角，不过几分钟车程。于是我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年轻的村支书，告诉他：你这儿风景不错。

年轻人很快赶到。就着露营地的那杯咖啡，他告诉我，这片八百亩的水杉林，是这苏南小城独一无二的风景。二三十年前，这里地势低洼，为了保持水土，一位老支书带领大家种下了这片水杉，如今成了森林。这些年来，大家在林下露营垂钓，在林外

植花种果，在水里养鱼，在闲地做生态循环农业，不知不觉竟在沪昆太的交界处形成了一个“大隐隐于市”的“神仙乡村”。

年轻人骄傲地说，他们给北侧的不规则水面取名“独溇小海”，希望守护好这片小城里最大的天然湖泊；他们把那块规则的水面留给村集体，希望安安静静做好养殖。我问他前几年村里的经济是否受到冲击，他不以为然，笑着说这片露营地半年前才试营业，收入比较可观。

那时阳光照在我们身上，清寒已渐消褪，周围的水杉静默不语。我在树影里看着他年轻的脸庞，忽然想起，水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，这似乎带给了这个乡村某种特别的寓意。有一刻，我想认真叮嘱他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动这片水杉森林，这里面也许深藏着一个乡村的灵魂。

但是很显然，我们都懂，所以我不响。

亲历1993年春运

□顾依左

《经济日报》消息：“1月26日清晨5时34分，G6701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，这是今年春运北京地区开行的首趟高铁列车。当日，为期40天的2024年春运大幕正式拉开。”

这则消息把我的记忆拉回到1993年春运的“陈年往事”中。

1993年1月24日，正月初二。一大早，我和妻子赶往重庆火车站。途中，我惴惴不安地想着到菜园坝排队购买火车票的“恐怖场景”，妻子则小声嘟囔着，“初二还是回娘家团聚的日子”。

其实，我也不想这个时候出门，因为这天正是民工在家过完除夕与正月初一，“潮水般”地从重庆、成都“蜂拥”前往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首日。想买到重庆至上海的车票，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。

但是，太仓市人才招聘会将在初五举行。我们必须初四就赶到太仓。半年前，我在太仓市广播电视局通过了笔试与面试。春节前夕，领导通知我，虽然通过了笔试与面试，但一定要在“太仓市人才招聘会”上完成招聘程序。所以，无论有多么大的艰难险阻，只能前行！

到了菜园坝重庆火车站，看着广场上乌央乌央的数万人，我几乎瘫倒在地。问了排队购票的人，不少人说，从凌晨就开始排队，八九个小时只往前“蠕动”了几米。

我让妻子看着行李，鬼使神差地来到了一处“小门脸”售票处。这里冷冷清清，没有什么人进出。迟疑间，看见一位穿军大衣的人匆匆走了进去，我也紧跟着进去。此人往小窗口里递着钞票，说：“三张广州的卧铺。”满脸疲惫的女售票员头也不抬地“完成了交易”。我上前忐忑不安却又故作镇定地说：“两张上海的卧铺。”颤抖着把钱递了进去。女售票员依旧头也不抬地“完成了交易”。当我“疑惑重重”地拿着两张重庆到上海的卧铺票出来，怀疑这是真是假的时候，看见那位穿军大衣的人正在门口抽烟，便冒昧地问他：“您是？”“我是某厂军代表。”我恍然大悟，因为我在兵工厂生活了二十多年，知道“军代表”的社会地位，瞬间明白我能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，如此顺利地买到卧铺票的原因了。那位女售票员把我当成“某厂军代表”了。

1993年的春运购票经历，我一直记忆犹新！此后的若干年，我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春运。

现代人类最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是什么？中国的春运。

春运最早可以追溯到1954年，这是有据可查的第一次春运，客流量为2300万人次。1981年，在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中又一次出现“春运”的字眼。今年春运，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到惊人的90亿人次，创历史新高。90亿人次中有72亿人次是自驾出行，亦是历史新高。

中国的春运正经历华丽的蜕变，这一蜕变，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勃勃生机。

截至2023年底，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.9万公里，其中高铁达到4.5万公里；公路总里程达到535万公里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7.7万公里，居世界第一。铁路、公路、水路、航空、自驾……中国春运数十亿人次大迁徙的世界性难题得到了根本性、实质性的解决。

千辛万苦、困难重重、不忍回首的往年春运，已经成为历史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……

儿时年味浓

□沈明峰

作家苏童说：“每个人都生活在世界的两侧，对于我自己，我的血脉在乡村这一侧，我的身体却在城市那一侧。”的确，当我们住惯了高楼大厦，便开始怀念儿时在农村的生活，怀念那时的年味，因为那是我们的血脉所在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，物质生活还不丰富，所以特别期待过年。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服新鞋子，可以这家走走那家串串，当然，过年最开心的莫过于吃吃喝喝。还没到过年呢，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过年的食物：蒸糕、做酒酿、炒发糕……印象最深的还属做炒米糖。先准备麦芽糖，把麦子浸在水中等待发芽，经过浸、磨、晒、熬等多道工序制糖。最后一道工序“熬”是最好玩的，焦黄色的糖在热锅中慢慢软化，变得晶莹剔透，煞是诱人。这时再把早已炒好的米倒进锅中，翻炒、拌匀、起锅，有时也拌上一些花生，撒上些许芝麻，米香四溢，惹人垂涎。然后把炒好的米搬上大桌，拍实成形，待冷却后再切块分装贮藏。因为之前的几道工序都是在灶台上进行的，祖母怕危险，一般不让小朋友参与，最多允许在灶台前取暖，唯独在桌上拍实这活允许小朋友一起。能亲自参与食物的制作，我自然乐在其中，还可以偷偷尝个鲜。

临近春节的这几天是祖父最风光的时候。祖父儿时进过私塾，在村里算是读书人，字写得方正。于是每逢年底，就张罗着给乡亲写对联。红纸是各家自己买的，裁好后就相约来到我家。每当这时，祖父早已在堂屋摆好了阵势，拿出笔墨及珍藏的记事本，记事本上记录的都是写对子的好词好句，祖父会根据不同的家庭写不同的祝福语。比如家中有人要结婚了，就写“新婚吉庆日，大喜艳阳春”。家中有长寿老人的，会写“鹤鹿同春人长寿，日月放彩岁大丰”。不胜枚举。祖父提笔运气，一气呵成，自然引来不少夸赞。于是乎，村里人是喜洋洋地来，乐滋滋地回。当大年初一这天，我们串门拜年时看到村里家家户户大多贴着祖父写的对联，别提多骄傲了。

时光如味，岁月沉香，很多人说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，再也找不到儿时的年味。年味到底是什么呢？在过去，年味是爆竹在夜空绽放的火光，是祭祀时满桌喷香的饭菜，是阖家团聚时的亲情守候。前些年，春节与家人一起走进电影院，支付宝集五福，微信拜年抢红包等成为了新的年味。而现在，汉服、围炉、国潮——民俗里寻找老底子，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。年味没有消失，只是跟随时代步伐换了种方式呈现，它预示着对来年最美好的期许，代代相传，历久弥新。



寒梅倚窗开

□初爰民摄

太仓的“祀灶”习俗

□龚志明

廿四夜“送灶”、除夕夜“接灶”、元宵节“祀灶”和六月“谢灶”，是古代太仓民间流传极广、历史悠久、影响深远的祈求阖家平安的传统习俗。《菑泾记略》记：“十五日元宵节，设糕饼灶，曰敬灶。六月初四日、十四日、二十四日，以面粉祀灶。腊月二十四日，以饷、饼祀灶，同灯具焚之，曰送灶。除夕中夜，祀灶神，曰接灶。”这些习俗，对于年轻人来说已很陌生。但中老年人对其仍记忆犹新。在至今仍使用柴灶的农家，“送灶”依旧是过年时的一个重要习俗。

“送灶”亦称“祭灶”。送灶日通常定在腊月二十四，清《乾隆镇洋县志》载：“腊月二十四日，扫舍宇，除尘，曰除灶。以饷、饼祀灶神，同灯具焚之，曰送灶。”《东京梦华录·十二月》中记：“二十四日交年。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，备酒果送神，烧合家替代的纸钱，贴灶马于灶上。以酒糟涂抹灶门，谓之‘醉司命’。”至宋朝，人们把灶王爷上天的日期固定在腊月二十四。清代太仓诗人毕沅有《祀灶谣》咏道：“红箆绿酒青松枝，盘列稻蔬佐以饷。炉香一炷烟霏微，再拜稽首首致词。终年善恶劳记录，明晨汇报陈天墀。自揣功过亦亦细，应荷玉皇询姓字。伏乞神君进一言，斯人但以诗为事。十年已积三千首，劳劳未免风尘走。夜梦神君有所述，述帝云尔情甚速，教赐生花一枝笔。”（《灵岩山馆诗集》卷十二）诗中介绍了送灶的供品、仪式以及对灶君的祈祷词，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民间送灶的全过程。

“送灶”前必须“拂屋尘”，就是打扫卫生。《沙头里志》载：“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拂屋尘，曰除灶。”此俗源于神话传说，从前人身上附有看不见的“三尸神”，他常把人间“坏事”暗记

于墙上，再伺机报告玉帝。玉帝得悉后，待除夕晚，便命王灵官下凡杀生。灶君得知此事急中生智，命家家户户在除夕前将墙壁打扫干净。王灵官下凡后找不到事主过错的证据，便报知玉帝，玉帝便惩罚了“三尸神”。而人们很感激灶君的善举帮助，因而对他更加敬重。从此，“拂屋尘”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。

“送灶”就是敬送“灶王爷”。旧时，家家户户灶间有个“灶龛”，里面供着灶王爷。“灶王爷”又称“灶王”“灶神”“灶君”，人们尊称为“司命菩萨”或“灶君司命”。《敬灶全书》上讲，灶王爷“受一家香火，保一家康泰，祭一家善恶，奏一家功过”。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以来就一直留在家中，每年腊月二十四，灶王爷上要上天一次，向玉皇大帝汇报这家人的善恶。送灶就是在灶王爷上天述职之前为他饷行。

“祭灶”前，家家都要备购各色果品、香烛及纸轿神像等祭品，传统祭品中万万不能缺了麦芽糖。之所以用麦芽糖，是因为其性粘，以此粘住灶神的牙齿，让他在玉帝面前无法讲人坏话。清太仓诗人邵烈烈《娄江杂词》中有：“酒糟涂抹灶门封，胶口饷饷改土风”的诗句。诗末自注说，旧传以酒糟涂抹灶门，谓之醉司命；今俗不以酒糟而以饷，谓胶其口令不得言。饷，就是糖稀，也指软糖、麦芽糖。可见灶神尽管不像三尸神那么铁面无私，人们对他还是有所提防的，好在他不难对付。

太仓的祭灶食物还和方言谐音有关。《双凤里志》记：“以饷、饼、慈姑、地栗祀灶，曰送灶。”地栗（也叫荸荠），太仓话里“地”和“甜”近音，故地栗谐音代表甜，让灶王爷多说好话。清《宣统太仓州志》载：“以饷、饼、苜

菇祀灶，焚灯具送之。”苜菇就是慈姑，慈姑在太仓话里和“是个”谐音，因此慈姑也是太仓人祭灶时的传统食物，希望灶王爷在玉皇大帝面前只会说“是个是个”，少讲过失。

送灶神的仪式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，由男主人主持祭祀。明《嘉靖太仓州志》载：“夜以饼、糖祀灶。”祭灶时，在已经悬挂供奉了一年的灶神像前摆上供桌，放上鱼肉糖果饼酒饭等供品，使灶神酒足饭饱。男主人心中念诵着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降吉祥”等祝词，家人烧香叩头为灶王爷送行。祭灶后，取灶间所用竹灯载灶神像，穿以竹筷作扛，算是灶神的舆轿，《瓊泾志略》记：“以竹、油、灯作舆，供灶神，焚于庭，曰送灶。”再将舆轿、灶帚等恭敬地移送至自家大门外焚烧，送灶君上天。《沙头里志》也记：“各家祀灶。以篾为灶神轿座，积薪焚之门外。”有的还加烧纸钱，作为他上天路上的盘缠。

“接灶”仪式比较简单。在上天一周后的大年三十晚上，灶王爷带着家人应得的吉凶祸福，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。《双凤里志》记：“除夕中夜，以灶香、杯酒祀灶，曰接灶。”全家人吃过年夜饭，等到除夕半夜，在灶神龛前燃香，用酒果糕饼等物祭祀，再在门口对天施礼，郑重地将“灶王爷”接回，将先前备妥的新灶神像，置放入灶神龛内。清《宣统太仓州志》载：“除夕中夜，祀灶迎神，曰接灶。”

“接灶”的时间多在除夕，但也有迟至元宵夜接灶的。明末曾为正月初四，《崇祯太仓州志》载：“四日，设粉、饵祀灶，曰接灶。”清初又改为元宵节，《乾隆镇洋县志》载：“十五日元宵节，设糕、饵祀灶，曰接灶。”直到清中期才正式确定为除夕夜，《嘉庆直

隶太仓州志》载：“除夕中夜，祀灶迎灶神，曰接灶。”并沿袭至今。此后的元宵节虽不再接灶，但太仓民间仍沿袭了“祀灶”习俗。《宣统太仓州志》载：“十五元宵节，家家祀灶。”城乡都有此习俗，《双凤里志》记：“十五日上元节，家祀灶。”糯米团子也是祀灶必备的供品，《沙头里志》录：“上元日，家和米粉为丸，祀灶。”糯米团子既粘又圆，既可以粘住灶君人的牙齿，又希望他在玉帝面前讲些圆滑的好话。

六月，太仓民间还有三次祀灶，谓之“谢灶”。“谢灶”是江南独特的传统习俗，也是古代夏季祀灶之遗风。《礼记月令》中讲：“孟夏之月，其祀灶”，可见最先祀灶是在夏季，以后才改为腊月。谢灶定于农历六月初四、十四、廿四，分三次进行。民间谚语云：“三番谢灶，胜做一坛清醮。”打醮本身就是一项重大活动，把谢灶比作打醮，可见是十分重视的。古代夏月祀灶也用荤食，但到了明代以后夏月谢灶一律改为素食，清《嘉庆直隶太仓州志》曰：“六月初四、十四、二十四三日，以蔬果及面粉祀灶神。”祀灶时，用面粉、素菜四盘，俗称“谢灶素菜”。农历六月恰为夏季，荤食不易保存。所以“六月素”的风俗一直沿袭到近代。与腊月送灶不同，六月谢灶的目的，是让灶王爷请风神雨伯帮忙，给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，让大家多收点稻谷棉花。

一年内先后六次祀灶，可见旧时太仓民众对灶王爷的敬重。时代在发展，科学在进步。旧时城乡居家必备的灶头，如今大多已被煤气灶或天然气灶所替代。祀灶习俗，已成了人们的美好记忆。但家家户户搞卫生，干干净净迎新春的习俗流传至今。